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九十八 起辛未至癸酉凡三年

金寧宗七

嘉定四年 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 春正月己丑叙州蠻寇邊

丙午詔湖南江西諸州賊蹂踐者監司守臣考縣

令安集之實第其能否以聞 二月乙卯李元礪伏

誅 壬戌以羅世傳擒元礪功授武翼郎乞換文資

乃授通直郎尋復叛 閏月辛亥詔諸路格朝廷賑

恤之令及盜發不即捕者重罪之 閏月丁未大風

三月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
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
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 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降
于蒙古 夏四月國子司業劉燭乞開偽學禁刊朱
熹四書于太學 己丑以吳曦沒官田租代輸關外
四州旱傷秋稅 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
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
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
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
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

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
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而遣西北路招討使
粘合合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
千家奴叅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
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 六月丁亥
遣金嶸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
至涿州而還 減京畿囚罪一等更定四川諸軍額
秋七月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毋得叙用
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改元光定號安全
曰襄宗 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

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
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
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
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朮赤察合台窩
闊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
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閏密雲撫寧集寧東
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
于蒙古九月乙亥羅世傳爲其黨所殺丁丑詔
附會開邊之人毋得叙用閏月蒙古主旣破撫州
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

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
率重兵爲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
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
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
于權兒觜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
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
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
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
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
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

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冬十月甲辰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 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金徒單鎰初爲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達勒交兵以來彼

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叅政梁瑄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瑄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 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輿從行人入紫荆關

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爲右副元帥胡沙
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
千令屯媯川胡沙虎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
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
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
徃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
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
亢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副之
以戍邊安兒至鷄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
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十二月辛巳奉

議郎張鎡坐扇搖國本除名象州羈管 秘書省著
作郎李道傳上奏臣聞天下治忽繫人才之盛衰人
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
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
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爲陛下終言
之臣聞孔孟旣沒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
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
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
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
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

朝河洛之間大儒竝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脩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

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

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年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爲非建學本意謂宜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交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

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旣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會西府中有不

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五年

金崇寧元年蒙古太祖七年

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

倍役法著爲令

二月壬午罷兩淮軍興以來借補

官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

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

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

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夏人寇金葭州乘其有蒙

古之難也

蒙古主旣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墉而

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

駒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

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夏五月安南

王李龍翰卒子吳崑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

其壻陳日暎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

十餘年而易姓金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

莩滿野金金泰安劉二祖兵起寇掠淄沂二州六

月乙酉禁銅錢過江金秋七月戊辰雷雨太廟屋壞

避正殿減膳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

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

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

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

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
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
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
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
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母以養
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
日應咎徵日消矣 八月甲戌朔御後殿復膳 九
月丙午太白晝見 已酉有司上續編中興禮書
冬十月辛巳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堪將帥者二三人
十一月辛酉享太廟壬戌郊大赦 十二月壬午

詔蠲州縣橫增歲額 國子祭酒劉燾乞以朱熹語

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六年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
珣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

春正月甲午宇文

紹節卒紹節字挺臣成都人歷官端明殿學士僉書

樞密院事周悉事情素與韓侂胄不合贈少師謚忠

惠 二月乙未詔宗室母與胥吏通姻著為令未三

月癸亥樓鑰罷 遼人耶律留哥仕金為北邊千戶

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

隆安聚眾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

遣胡沙率兵往攻留哥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

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 夏四月丙子以章
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復法科試經義法雜流進納
人不預 五月戊辰脩慶元六年以來寬恤詔令
夏侵金保安慶陽 金主末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
爲右副元帥 六月乙亥詔刑部歲終上諸州未決
之獄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 秋八月金主復
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
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
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
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

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二由章義
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
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接戰矣旣又
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
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
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胡
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
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
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
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

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大夫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人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

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緡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爲太子追廢永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詔九月甲辰蠲京湖諸州逋負二十八萬餘緡日閏月丙戌以金主新立命四川謹邊備日甲午史彌遠等上二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寶訓皇帝玉牒會要乙未大雷丙申以雷發非時下罪已詔冬十月戊

申遣真德秀賀金主即位會金國亂不至而還蒙古
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拒之敗績僵
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
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
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
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
合旣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
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
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
期高琪以紕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

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
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
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
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紕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
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
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
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
論功行賞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未
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
以自保旣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

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
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
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
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鞬鞞兵爲三道命其子朮
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
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
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
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
景獻河間濱棗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
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
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
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
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重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
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
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真宗青潭涇武大即敵休育兵望中未捕姪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九十九

起甲戌至丙子凡三年

寧宗八

嘉定七年

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

春正月丁卯朔四川制置

司遣提舉皂郊博馬務何九齡率諸將及金人戰于

秦州城下敗還 三月丁卯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

未至改知潭州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

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

之而訟丙于朝謂有異志故有潭州之命丙至潭政

尚嚴酷轉運判官張徠劾丙不報 庚辰金國來督
二年歲幣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
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
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
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
之怒邪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
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
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
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

主乃以其故主末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
三千與之 夏四月癸卯蠲福建沿海諸州貧民納

鹽 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金主以蒙

古旣和大赦其國內 金以僕散安貞爲山東安撫

使 金主將遷都于汴左丞相徒單鎰曰鑿輿一動

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

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

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尋

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五

月以直學士院曾從龍知貢舉從龍疏奏國家以科

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
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由此其
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
要涉獵未精議論䟽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蕪願下臣
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 金主
珣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
諫者皆不納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
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
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
和爲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紘

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宮紘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
素溫而推斫荅比涉兒札刺兒三人爲帥北還完顏
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荅擊敗之軍勢旣張遣使
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荅合其兵圍燕
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
以爲不可平章朮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
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
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
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
太子太子旣行中都益懼 六月辛丑以旱命諸路

州軍禱雨司農卿薛極疏奏其畧曰天心仁愛變不
虛生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
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
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
周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未爲異時暇逸怠荒之
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矣
甲辰詔諸路監司守臣速決滯訟 秋七月甲子以
鄭昭先僉書樞密院事 乙亥金迫于蒙古遷都于
汴遣使來告庚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
幣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

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
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
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
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
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
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
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
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
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爲福以息兵
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

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
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
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
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
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
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
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 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
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
中絕 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幣 戊申安丙罷
知潭州 以資政殿學士衛涇知潭州涇奏爲張栻

請謚下太常定議 九月壬戌朔日食 蒙古將木
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于花
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
青推寅荅虎爲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
荅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
北京爲遼西重鎮旣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
黎從之奏寅荅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
府事以鎮之於是金順成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冬十月壬辰朔出內帑錢賑臨安貧民 十一月丙
戌命浙東監司發常平米賑災傷州縣罷四川制置

司所開鹽井 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蠡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納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眾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潭等皆附之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于蒙古興中府石天應亦降蒙古 是歲岳珂著程史成珂飛之孫霖之子也又為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

八年

金貞祐三年蒙古太祖十年

春正月戊子申嚴銷金鋪翠之

禁 二月丙午雷孝友罷壬子蠲平江等五郡逋負

米釋其繫囚 金僕散安貞至益都敗楊安兒于城

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

改元天順眾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

歷黃擗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眾安兒乘舟入海欲

走岨嶠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

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眾

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眾附之楊氏因與

私通遂以為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

之餘黨推霍儀爲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時金中都被圍旣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礮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朮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孛朮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未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

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旣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

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
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
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
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
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
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
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
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
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
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

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六月丙辰詔

兩浙江淮路諭民雜種粟麥麻豆有司毋收其賦田

主母責其租知婺州丘壽雋奏爲呂祖謙請謚下

太常定議秋七月辛酉以鄭昭先叅知政事曾從

龍僉書樞密院事八月己丑賜張栻謚曰宣初太

常博士孔焯定議曰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

宣請謚曰宣考功郎楊汝明覆議栻明理謹獨學精

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

周達博士議是從之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

制置使董居誼却之金命侯摯行尚書省事于河

北蒙古史天倪取平州金經畧使乞住降會九月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冬十月乙未命六部各類赦書寬恤事下諸路監司推行夏取金臨洮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改元天泰 蒙古主駐軍魚兒灤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

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辟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王議遂不成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燾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以真德秀爲江東計度轉運副使德秀朝辭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達鞞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

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已
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
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監夫以皇皇鉅宋八
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
恃本根旣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
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
開關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
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
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土心奢靡蠹國用土
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

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
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
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
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
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世
災異數見火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
赤氛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
孽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
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
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

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冒言宦寺竄斥偏州
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
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
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
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摠之餘舉
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而難壬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
柄貫攸濫厠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
生即膏梁子弟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
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顯爲蒙
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
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
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諱誨於中上
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
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
歛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
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
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
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

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
實行遼之君臣相顧切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
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
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帥得以憑陵未幾副之
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
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
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
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
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
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

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
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
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
欲方女真欲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
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它志不
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
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
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
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
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

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穀結余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叅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達靉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

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符堅旣滅慕容
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
虜鴟張盡有河朔楊劉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
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
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
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
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因以
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
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
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

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
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
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
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
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
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鞞鞞及山
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
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三曰幸
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
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

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脩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堙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

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擻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十二月 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奪忽蘭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留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權師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 是年蒙古

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九年

金貞祐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

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謚曰成

初太常博士孔焯定議曰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祖謙學探幾先道昌天下體立用具言皆可
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非通達強立乎考功郎丁端祖覆太常議是
從之 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
虞部郎中周惇願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
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
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風

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
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
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
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
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
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
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
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願獨奮乎
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蹟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
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

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惇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

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惇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下太常定議謂惇頤誠有功于名教緣官品未應賜謚奏內所引邵雍等並係特賜體例備申朝廷指揮 丙子命諸州招填軍籍 二月甲申朔日食 東西兩川地大震 三月乙卯又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 夏四月戊戌秦州人唐進與其徒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拒却之 遼王留哥降蒙古蒙古主以爲元帥令居廣寧府 金胥鼎知

平陽府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尚書左丞還平陽

六月西川地震黎州山崩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侯摯討殺之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

潼關峻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掎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术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

益衰十一月癸卯以程彥暉攻圍鞏州迫及川界命利州副都統劉昌祖移駐西和州以備之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任希夷奏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苟出而命世明道設教繼前聖開來學其功用實與天地參故孟子謂堯舜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餘歲若是之未遠然猶異端縱橫正塗壅底自非孟子闢邪說詎詖行則吾道亦幾於泯矣故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孟子沒聖學失傳士大夫習於卑陋故世無善治千七百餘歲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

使大道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直繼孟子之後其肇端雖出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人心復正視荀楊諸子醇疵相雜穿壤有間恭惟神宗皇帝熙寧之際嘗擢程顥爲御史哲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寘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共尊其學聖心灼知其賢特加表顯夙異諸儒而先朝元老如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嘗請錫爵陪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又皆蒙陛下褒崇賜謚加惠斯文厚甚臣待罪儀曹竊伏思念陛下崇儒重

道高出百玉凡爲程氏之學者旣已追錄而其所宗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謚法有聲聞顯著之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宜褒美蓋未有加於二人者也欲望聖慈渙發德音賜程顥程頤以美謚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從之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竒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

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

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經畧使道潤貞祐初爲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羣盜有功屢遷知中山府頃之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畧敢戰鬪能得衆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爲元帥右

監軍行元帥府事 十二月丁巳給諸軍雪寒錢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 起丁丑至己卯凡三年

寧宗九

嘉定十年 金興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 春正月著作郎吳泳輪對

言願陛下養心以精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強母以旨酒違善言母以嬖倖踈莊士母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原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稟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

省之浮費以犒邊土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
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
也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
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
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
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
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
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旣正
人心旣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爲
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 魏了翁狀奏臣

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
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
雖惡猶特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
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
而謚文正鄧洵武蔡脩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
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
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
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
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
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

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艾淑高第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少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廼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寔宗敦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

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且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旣首以用諸周孔之苗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可以如此借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旣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爲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

爲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鼎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二月庚申地震 壬戌雪 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爲用兵之端也 金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爲所梗乃集粘割貞郭

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爲犄角之勢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遂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术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推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

趙方李珣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旣成示叅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爲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金濟南泰安滕兗等州賊並起皆劉二祖餘黨劉摯遣完顏霆率兵討之霆自清河出徐州執霍儀斬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僞元帥石珪夏全餘衆皆潰

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旣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

山隨州金人乃去 五月甲申賜禮部進士五百三十三人吳潛及第第一 癸卯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畧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乂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讐耻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 六月庚戌太白晝見辛未東川大水癸酉太白經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食 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爲機察諭意羣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全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

納密敕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
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連水李全
等生羨心焉 八月乙丑詔監司郡守各舉威勇才
力可將帥者 冬十月金以河南爲中京會昌府
十一月庚辰太白晝見戊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戊
申以軍興募民納粟補官 癸亥金完顏贊以步騎
萬人犯四川戊辰迫湫池堡己巳破天水軍守臣黃
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庚午迫黃牛堡統制劉
雄棄大散關遁 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

事賜誓券命印分弘吉刺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
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
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
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
其城時州人趙璿從木華黎爲署百戶泣曰毋與兄
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
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京 蒙古圍臨洮
十一年 金興定二年蒙
古太祖十三年 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
詔以全爲京東路總管 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

丙午金人破皂郊死者五萬人先是安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皂郊之敗
戊申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脩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大散關及皂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夏四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五

月癸未蚩尤旗見長竟天 丁亥詔羣臣集議平戎
禦戎和戎三策 金苗道潤素與中都經畧副使賈
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顛于道左
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掖道潤道潤憊絕不
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鎗大呼殺數人賊乃遁
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間道以聞
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
遣使告道潤將張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
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
快意反以此言相戲邪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

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爲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
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爲蒙
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
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
生爲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
恐柔爲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
意狼狽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降蒙古
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
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六月湖州水
詔恤貧民 秋七月辛卯蠲四川關陝諸州稅役

甲午蠲光州民兵戰死之家稅役 八月蒙古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冬十一月戊午大風 壬申金人犯安豐黃口灘 陝西人張羽來歸 十二月

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迺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

十二年金興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朔召四川制置

使董屠誼赴行在居誼帥蜀以贖貨大失士心所至輒敗故召還以聶子述代之 乙未興元州守將趙彥呐設伏待之殲其衆乃還 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 二月癸卯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事趙希旨棄城走 庚戌以曾從龍同知樞

密院事任希夷僉書樞密院事。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士魯安金人乃遁去。金完顏訛可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後殿。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利州安撫丁焞許之。三月己巳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叅知政事。閏月癸亥興元

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以紅巾爲號。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珣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爲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

都監紇石烈牙吾荅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李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 夏四月庚午張福莫簡等擁衆入利州聶子述退保劔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

遂掠閬州果州焚遂寧府入普州是月曾從龍罷奪董居誼官時張福等亂勢益張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時李壁李塏並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 五月乙未安丙至果州會詔以丙爲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自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間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耀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俶擾未寬顧憂朕起卿燕聞付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誼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

唐宗卿之事朕當無愧於李郭矣勉圖雋功以濟國事金築汴京裏城初木虎高琪請脩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旣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斃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忽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蒙古使張柔帥兵南下

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柔不忘苗道潤之讐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道潤遂引兵次于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先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

先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
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城
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
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六月丙子太白晝
見辛巳西川地震辛卯太白經天是月張福擁衆薄
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
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安丙
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
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安丙 秋七
月丙申安丙誅張福命嚮王大才以祭楊九鼎謂其

失事致九鼎於死且以復誅何九齡等之仇也旣而
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
平庚戌丙班師還治于利州再貶董居誼未州居住
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時金帥完顏訛
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
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
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鑽石工晝夜
攻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
坑防地道劄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煙烈火
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

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炤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

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糞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荆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是月李全復齊州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

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士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爲

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蒙古主鐵木真親征西域諸

國取訛荅刺城擒其酋哈只兒木華黎克苛嵐吉隰等州進攻絳州拔其城屠之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

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爲治中兗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

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旣得林要領
附表奉青苜密登萊濰淄濱棗寧海濟南十二郡版
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
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冬
十二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
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
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
保甲燬其城砦空其糗糧而已李全襲泗州不克
而還時大雨雪淮冰合全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
水令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鑰

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傳城
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
李三汝欲偷城邪天黑故特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
還金金右丞相术虎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
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
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
與己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
之死地又以己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
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
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

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
覺金主久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
汴欲置亂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豕
多厚撫亂軍而豕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
器用故有所答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嘆曰壞天
下者高琪豕多二人也 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
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
主噉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全收育前八代兵
不射金人不射對地土亦以燒日齊舉豕多全日親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一

起庚辰至辛巳
凡九二年

寧宗十

嘉定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蒙
古太祖十五年

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

鄧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

趙方督諸將拒退之 戊午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

夾攻金人是月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 三月辛卯

朔雨土丁巳黎州土丁叛遣兵討之 夏四月庚申

朔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勸以來歸是

月蒙古陷孟州 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
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
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計翰林
承旨徒單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二曰戰曰和曰守
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
州郡旣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
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
刺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
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
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

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
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
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
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
棗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蓆縣隸之河間招
撫使移刺衆家奴爲河間公以獻蠶安深州河間肅
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畧使
武仙爲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
寨欒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爲高陽
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

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礮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爲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爲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

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五月戊戌史彌遠等上玉牒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慶系錄 六月癸酉賜禮部進士四百七十五人是科得葉味道鄧若水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請罷之更命賢相否則必爲宗社憂考官寘之末甲策語播行都士爭誦之彌遠怒諭府尹使逆旅主人幾其出入將寘之罪久之乃已 壬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爲帥以拒涉初季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覲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

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
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
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
覺遂入漣水選還涉耻之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出
脩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
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爲漣水
忠義軍統轄 追謚周惇頤曰元初太常丞臧格議
曰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惇頤博學力行會道有元
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
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惇

頤始考功郎樓觀覆議曰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凡曰
元者謂其肇於此也惇頤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
通之謚之以元不亦可乎從之 追謚程顥曰純程
頤曰正太常丞臧格議曰按謚法中正粹精曰純庶
物從之曰正考功郎樓觀覆議曰程頤奉其兄顥親
得周惇頤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
今博士謚顥以純謚頤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
覆議者所當辨也夫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
之素天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
造道之淵微然而天質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

以疆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顥天資純粹其接物如
春陽之溫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
顥天資勁正法度森嚴豈顥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
巖氣象之遺風餘韻者乎考之議論揆之躬行參之
立朝大節謚之以正曰宜從之 秋七月戊戌以京
東河北諸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司以
待豪傑之來歸者 丙午以任希夷叅知政事 金
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爲兄蒙古主
不允 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金長清
縣令嚴實爲主將所疑挈家壁于清崖峒依益都張

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
附拱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
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
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
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
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
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
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
水而砦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
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

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幹不荅盛兵以出旁有繡旗
女將馳搶突鬪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
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携鎮江軍五百人
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
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壬申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
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
翔委丁焞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甲申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 夏取金會州金遣
使如夏議和 蒙古朮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

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恒山公武仙遣葛鐵槍攻
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
天倪說朮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
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
效他軍所爲乎朮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
老幼軍中肅然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審子
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甲午太白晝見
王仕信帥師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
寔帥師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安丙命諸將分道
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

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統制田冒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遲疑不進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冬十月丁巳朔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羗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戊寅程信以宣撫司命斬王仕信于西和州罷張威官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

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金以時青爲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初青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降隸軍中爲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紇石烈牙吾荅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盱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有是封使爲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州十一月庚戌大風壬子臨安府火吳沫上疏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

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閩之民困於盜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斂之原既不澄於上苞苴之根又不絕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涸之形見矣 以袁韶爲臨安府尹韶理訟精簡平反寃獄甚多久之道不拾遺 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得恭膺天命寶于金師 蒙古木華黎旣戢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

青崖峒以魏博等郡降蒙古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蒙古木華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衆木華黎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爲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蒙古主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爲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旣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邪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

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十二月戊午大風 壬申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伎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木華黎以珪爲元帥珪旣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

遂以付之 時青自金來附以爲京東鈐轄 蒙古木華黎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礮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爲其下所殺

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 春正月乙未地震 以李全

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 庚子立四川運米賞格
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已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
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遣別將犯漢陽軍 三月丙
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 金人圍黃州
詔馮榭援蘄黃榭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
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
車纔出門而虜兵已集大節竟自沉于江而死金人
又陷蘄州知州李誠之家屬皆赴水死然後自殺官
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史官乃書大
節棄城遁去當時論者謂等死耳誠之果決是以全

節大節遲迴是以敗名誠之婺州東陽人 癸丑金
兵退扈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 夏四月戊辰金人
渡淮北去李全遣兵擊又大敗之 金東莒公燕寧
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甲申朔日食壬辰史彌遠
等上孝宗寶訓皇帝會要 蒙古兵圍東平日久餉
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衆南趨
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
建行省于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
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六月
丙寅帝以皇子詢卒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

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沂王嗣子均爲皇子改賜名貴和初沂王薨無嗣貴和宗室希翟之子也至是立更名竑尋又以宗室子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璪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會沂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

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日與莒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竒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

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秋七月辛丑以趙方爲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爲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八月乙卯任希夷罷壬戌以宣繪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僉書院事。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字彥直衡山人少從張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善決疑獄改大寧教授訓誘愚俗人皆感勵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迨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

畧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晔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旣没人皆惜之。九月癸未立宗室貴誠爲沂王後貴誠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是立爲沂靖惠王後。冬十月丙寅夏人復乞會師伐金。蒙古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且遣塔

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木華黎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馬克戎兩寨夏主遣遜僕帥衆會之迷僕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十一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贄馬而拜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嚙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

其後鼓鼙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安丙卒丙字子文廣安人以四川宣撫卒詔以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代之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戎帥多不協和至是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而戎帥協和軍政始立京東安撫張林叛降于蒙古先是李全旣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

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舩艦舟謀爭舟楫之利膠
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
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
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
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
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
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
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
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木
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棗等州都元帥

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遣賈涉書言非已叛實
由李福也 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 閏月遣使如
蒙古通好蒙古尋遣使來報 魏了翁上疏曰臣曾
兩次具奏乞將周惇頤程顥程頤特與賜謚俱蒙俞
允惟是再奏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至今四年未蒙施
行蓋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而載尚獨遺學士大
夫不無缺望乞速與賜謚下太常定議既太常擬謚
曰達而考功春官皆不以爲然了翁時爲太常少卿
擬謚曰誠及考諸謚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議者以爲
不可用遂因循未定愚按載宋史本傳稱謚曰明熊

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 癸丑立李誠之廟
于蘄州甲寅褒贈蘄州死事官吏錄其子孫有差
丁巳詔撫諭山東河北軍民將帥官吏 二月庚子
罷御史臺簾試任子法 秘書郎何澹言有司出題
強裂句讀專務斷章破碎經文望令革去舊習使士
子明綱領而識體要考注疏而辨異同從之 三月
丁巳詔江西提舉司賑恤旱傷州縣 夏四月壬午
詔蠲蘄州今年租賦 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
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
馬同僉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穎壽進渡淮敗官

軍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旣而獲
生口言時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
五月訛可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
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入獲三石以給軍衆
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
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
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
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
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丁巳進封子竑爲濟國
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

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矚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與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

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時真德秀兼濟王宮

教聞其事遂力辭去臨行謂王曰大王若能孝於慈
母而敬於大臣則儲位固而繼大統必矣壬戌知
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己
已脩孝宗經武要畧六月辛卯俞應符卒秋七
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于蒙古時木華黎徇青龍堡
天作遂降八月甲午彗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
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
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峒降辛亥以宣
繒叅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賜薛極同進士出
身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壬戌彗星没辛

未太白晝見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所過
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
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
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
爲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
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擇守非君
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
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
赤將兵斷潼關金玉庭玉取曹州殺蒙古石珪
十一月戊午令京東河北路罪無輕重皆除之蒙

古木華黎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訛可死之。十二月丁亥以李全爲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蒙古主鐵木真入西域遣子朮赤察合台竊闕台拖雷分攻斡脫羅兒玉龍傑赤等城而自將攻迭里密及班勒訖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逃匿海嶼不旬日瘦死。蒙古主遂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

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蒙古太祖十八年

春正月戊申詔命官犯賊毋

免約法

蒙古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

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及絳州破

阿魯帶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脩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二月戊子雨土 三月戊申張林所部邢德來歸詔進二官以為京東東路副總管 蒙古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木博兒

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為撥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蒙古主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木張氈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木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兒忽身更百戰竟死于陣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溫功業與三人者等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為輔相 夏五月戊申賜禮部進士五百四十九人蔣重珍及第第一 蒙古主避暑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可溫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 六月壬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涉字濟川天台人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閩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

郭

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丁酉程卓卒 秋八月蒙古綱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合六哥率眾殺之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昂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隸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牙吾荅討殺六哥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初國爲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

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
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
鬻也遂易國文階爲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
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闔及聞國用
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庚寅金主珣卒子守
緒立金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
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
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
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
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

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
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
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
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
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於柩前 蒙古兵攻夏夏
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遵頊自號上皇德旺改元
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蒙古速不臺
擊欽察滅之大掠西番邊部而還

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春正月戊戌朔詔補先
年蒙古太祖十九年 聖裔孔元用爲通直郎錄程願後 二月甲午命臨

安府賑賴貧民 三月召崔與之爲禮部尚書與之
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召爲禮書以疾辭歸
廣州不拜蜀人肖其像祠焉 以鄭損爲四川制置
使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旣而復
遣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
南侵 夏四月辛卯詔廬州賑賴饑民 五月戊戌
詔覈實兩淮京湖四川江上諸軍之數 六月丁卯
朔太白經天晝見 壬辰大名府蘇椿等舉城來歸
詔悉補官卽以其州授之 秋七月丁酉朔命福建
路監司賑恤被水貧民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

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
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
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
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
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
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
谷石以廢立事白后不可曰皇子竝先帝所立豈敢
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
外軍民皆以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
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禁中遣快

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
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竝時聞帝崩跂足以
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
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
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
至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竝竝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
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竝至樞前舉哀畢引出
帳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竝至
舊班竝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
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竝以爲然已而

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
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竝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
遂稱遺詔以竝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
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
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竝爲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
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蓄羣姦指正
爲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
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
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九月史彌遠

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遂下詔起傅伯成爲顯謨
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學士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
成簡辭不至 已卯以真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秘吏
部侍郎朱著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
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
真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初爲起
居舍人兼東宮講官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讐
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燾曰吾徒
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
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

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
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
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
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
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
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
從之至是召入 帝追封所生父希璠爲榮王生母
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冬十月夏及金
平初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真祐初以
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

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脩好於金稱第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報之八月甲子右正言糜漂請承順東朝繼志述事一以孝宗爲法而新政之切者曰畏天悅親講學仁民上嘉納之 戊子以葛洪同僉書樞密院事 丁亥詔改明年爲寶慶元年己丑詔以生日爲天基節 十二月甲午雪寒免京城官私房賃地門稅等錢自是祥慶災異寒暑皆免 癸丑開經筵詔輔臣觀講 辛酉上大行皇帝謚廟號寧宗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三 乙酉一年

理宗一

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

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

起居舍人陳貴誼上言曰世以容默滯固爲賢以苛刻生事爲能以褊狹趣辦爲才以輕疏嘗試爲識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耻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 時雷震上曰朕心終夕不安起居郎魏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

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
盍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羣臣親講讀皆
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 庚午湖州
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
甫密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
期日進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
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
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
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
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

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
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僞爲李全
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
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
慰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
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
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壬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
壬至楚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
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
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
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竝之寃及禮部侍郎直
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
榦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
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
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
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
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
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
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

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
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
三王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
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
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昔太平
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
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
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
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邇者雪川之獄未聞有叅聽
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

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朝廷
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
可使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當乾道淳熙間有位於
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
羞今貨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治世氣象欲其
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令至於流竄殺戮
都城之民搗手相戒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
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忠亮敢言
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

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德秀又奏華髮舊德之臣
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
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以進忠
言又奏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叨憤日甚上曰如何無
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
之間示以意向上又問卿曹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
守趙筮夫對德秀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
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乞廣加咨訪史彌遠忌德
秀思以傾之 蒙古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
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

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亦當往况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字魯言狀且乞濟師字魯即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笑乃台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驍將葛鐵鎗者擁衆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畧無極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二月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

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叅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叅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邪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

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
隔幕貌喏慶福亦怒旣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
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
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
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
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
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
謀已內自爲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爲亂適湖州潘壬
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妄男子指謂人曰
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

軍爲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
於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
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
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
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廷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
矢已及頰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
宮寺兩司積蓄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
絕城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翀入城犒兩軍
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
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

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爲制置使令屈意撫全
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
之闕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憫知揚州趙范得制
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
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
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三月癸酉攢寧宗
于永茂陵 夏四月丁酉皇太后手書多疾罷垂簾
聽政 五月甲子詔内外文武大小之臣於國政有
所見聞封章來上母或有隱喬行簡應詔上疏曰求
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

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究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
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
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蓋
嘗撫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内外小大之臣囊封來
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撫其一
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爲具
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
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
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
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

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
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
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
至今班行之彥忠節之臣有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
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
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至廢罷
而鐫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
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
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
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帝移御

清燕殿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羣賢方集願勿因濟
王議有異同致有渙散處州教授陳垣上疏曰上有
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
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爲天下而憂
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
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
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
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自是垣直
聲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鄧若
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

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
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
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
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
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
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
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
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
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
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

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
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汗辱也盍亦求明是心
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
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
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
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
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旣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
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
體爲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
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

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榘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強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

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文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時許國旣死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

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
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
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
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
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
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
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乎之後復一京三
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
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
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

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
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
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
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
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
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
責之范責晞稷者困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
旣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
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
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

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梟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紆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不聽 趙范趙葵全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闢於光黃之間杜杲力陳出師之害大略曰權衡於和戰之間無

已則及守之一策蓋明深溝高壘之謂守非清野閉門謂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謂守也選擇將材揀練軍實積蓄糧食廣備舟車修全器械愛養民力懷來北人示以恩信顧吾之力已全吾之氣已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請盟不暇臣備員邊臣切見沿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遣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版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餽運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北伐者惟杲一人及師衎洛陽退師保境

兵釁遂開始伏杲先見 六月丁未加史彌遠太師
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既克山東復
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
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
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
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
屬不遣 秋七月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
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
知勢迫即赴孛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
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

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邪
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
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
屬而益以德兗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所統治
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
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
事爲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
羈管象州而卒 八月壬寅以司農丞姚子才封事
切直詔進一秩 癸卯詔知袁州趙筠夫直秘閣與
監司差遣以旌廉吏 壬子帝以張九成正色立朝

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九成
研思經學多所訓解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言行超脫
甲寅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爲籍田令以
梁成大爲監察御史乙卯罷直學士院真德秀考功
員外郎洪咨夔初咨夔言事剴切真德秀嘗謂人曰
讀洪考功封事德秀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
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
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
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深啣之至是
論濟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諂

事彌遠家榦萬昕者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
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爲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
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
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暨等駁德秀所主濟
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咨夔
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劾之鑄二秩由是名人賢
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爲三凶太學諸生
曰大字旁宜添一點曰梁成犬一時論者又謂犬之
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
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

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犬亦不與之爲伍矣 丁巳
詔戒貪吏 九月丙寅著作佐郎陶崇上保業慎獨
謹微持久四事帝嘉納之 冬十月蒙古鐵木真伐
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以
西夏納仇人亦膈喝翔昆及不入質子也 癸亥以
薛極叅知政事葛洪僉書樞密院事 以李知孝爲
右正言初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
直乃上疏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
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旣慮
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爲激怒

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
求去將以樹竒節而立名此則臣之所未解蓋以
陰詆德秀了翁也至是復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
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
詖更倡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爲害實深乞下臣
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
甲申再貶魏了翁官罷真德秀祠祿前胡夢昱貶時
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
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
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

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言大佞似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僞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襍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辯以爲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竒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辯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且言真德

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旣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武仙復襲真定時彭義斌旣敗仙勢益蹙已而潛令謀者結死士匿真定城中大歷寺爲內應仙夜斬關而

入據之蒙古史天澤出奔藁城十二月甲辰詔刪
脩敕令是歲詔邵州潛藩升為寶慶府筠州與御
名音相近改為瑞州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

跋在昭陽
山館

